

宣教隨筆

宣教隨筆 49 宣教經歷（二）

葉大銘

今期繼續分享我過往的宣教經歷，聚焦於屬靈爭戰。

屬靈爭戰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。一個是防禦性的，着重抵擋邪靈的攻擊。一般認為，這一層面是有明確的聖經依據。另一個層面是進攻性的，着重如何勝過邪靈的權勢與轄制，以推進宣教的工作。這個層面則頗具爭議性。

關於進攻性屬靈爭戰已有不少論述，其中許多屬於通俗層面。在較為學術的層面上，有些宣教學者對進攻性屬靈爭戰的許多方面提出了質疑。甚至有人認為，它源自一種萬物有靈論的範式。針對這些質疑與反對，查爾斯·克拉夫特(Charles Kraft 又稱柯瑞福)提出：聖經教導之外的經驗資料也可以引導人認識真理。¹

總體而言，我贊同克拉夫特，不過我並不認同許多進攻性屬靈爭戰的做法。就整體而言，這個理念似乎與日本的處境很相關，因為日本長期籠罩在屬靈黑暗之中。除了國家神道、制度化的佛教和神道教之外，人們還深受民間宗教和靈界信仰的影響。² 其實神道教原本就是日本的民間宗教，而傳入日本的佛教深受藏傳佛教影響，所以含有很多民間宗教色彩。³ 這一點在北海道的小鎮上表現得非常明顯。在我第二次赴日宣教期間，我與一小隊宣教士在那裏事奉，親身經歷了這一現實。因此，我們的事工中嘗試以屬靈爭戰來回應。

我們屬靈爭戰的關鍵可概括為三步：覺察、禱告、行動。屬靈爭戰其即時刻都在進行，但我們未必意識到它。特別是在宣教中，很容易忽略進攻性屬靈爭戰，甚至否定它。唯有先有覺察，我們纔能有意識地參與，留意屬靈爭戰的表現，並作出合宜回應。為了獲得這種覺察，我主動研究了日本民間宗教。對文化處境有了認識之後，我們的禱告就更具

體，更有針對性。持續不斷的禱告至關重要：先為自身求保護，然後為進攻性禱告，求主施行工作。我們團隊殷切禱告，也請加拿大的支持者為我們代禱。以下就是幾項相關經歷。

經歷一

「你為何仍要去拜佛龕？」

在亞洲和非洲的許多族羣中都可以見到祖先敬奉的現象。我們需要區分「祖先敬奉」和「祖先崇拜」：前者是對祖先表示尊敬，後者則是敬拜祖靈。後者顯然是聖經所禁止的，但前者並非如此。在日本，祖先崇拜的做法雖逐漸式微，但大多數日本人仍在某些方面保持相關習俗。在日本的祖先崇拜裏，亡者不僅被供奉在佛寺中，也會以牌位的形式安放在家中的佛龕裏，因此家人有義務向其致敬。

H 先生是我們宣教團隊所開拓教會中一位忠心會友的丈夫，他經常參加主日崇拜，卻看不出有歸信基督徒的意願。我們一直不明白原因，後來才知道他是長子，而且母親年事已高。他意識到，當母親去世時，作為長子，他必須為母親舉行佛教葬禮。此外，他還必須把母親的牌位供奉在家中的佛龕裏，並向她和其他祖先獻上供物。知道這一切後，我們宣教士就為他迫切、恆切地禱告。

奇妙的是，他的兒子後來成了基督徒，並且感受到上帝呼召他去做牧師。他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。後來 H 先生的母親去世，舉行了佛教葬禮。葬禮上，他的妹妹對他說：「你的兒子如今正在預備做牧師，你為何仍要去拜佛龕？」這句來自一位非基督徒妹妹的話，實在出乎意料，顯然是上帝的作為。

聽到這話，H 先生如釋重負，請我為他受洗作預備。經過幾次查經之後，他清楚地作了信仰告白。受洗前，我想確認祖先崇拜的問題已經不再構成障礙。於是我們把他的佛龕帶到教會，召開教會聚會，把佛龕拆毀並焚燒。之後他受了洗，並始終忠心跟隨基督。這是一次對祖先崇拜的得勝。

經歷二

「我的耳朵很痛，我聽不見了！」

一位年長的教會成員曾到當地醫院住院數日。期間，她遇到一位來自北海道首府札幌的年輕女子。這位年輕女子住院期間，連續數晚都經歷邪靈的攻擊。她向醫院工作人員求助時，一位護士建議她在牀邊放一盤鹽，據稱那有驅邪的法力。然而，那一晚情況反而更糟，她經歷的攻擊不只是一次，而是好幾次。那位年長的教會成員得知此事後，立刻打電話給我，請我去探望這位年輕女子。

我進入她的病房時，看見她臉色蒼白、憔悴不堪，整個人宛如殭屍。我一面在心裏安靜禱告，一面用盡可能簡單的方式向她分享福音。她看起來對福音有回應，於是我邀請她悔改，並禱告接受基督作她的主和救主。我們正開始禱告時，她突然捂住右耳，大喊：「我的耳朵很痛，我聽不見了！」我立刻意識到這是邪靈的攻擊，便當場出聲禱告，奉主的名命令邪靈停止干擾。她隨即安靜下來，並禱告接受基督。之後她明顯輕鬆多了。

我勸她棄絕一切偶像崇拜的行為，並教她用簡單的禱告來抵擋邪靈的攻擊。離開後，我不確定她夜裏會不會再次遭受攻擊。於是儘快返回探望她，但她已不在房間裏。我四處找她，最後在大廳裏找到她，她正像普通病人一樣與其他人交談。顯然不再受屬靈攻擊了。後來她回到札幌後，我得知她開始去附近的教會聚會，並受了洗。感謝上帝賜下如此奇妙的拯救！

經歷三

「若你殺了我父親，我就把將來的婚姻獻給你。」

我們很驚訝地看見 A 夫人帶着三個孩子來參加主日崇拜。她從未去過教會，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個陌生人。在日本，這樣突然來聚會幾乎是聞所未聞的。聚會後，我的妻子和她交談，A 夫人也邀請她前來探訪。隨後幾次探訪中，終於知道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原因。

A 夫人童年時，父親拋棄了家庭。這使她對父親懷有強烈的恨意。某天她在家中看見異象中的一個靈，她對對方說：「若你殺了我父親，我就把將來的婚姻獻給你。」她發誓後，不到一週就聽說父親死於意外。

此後，她的人生便陷入屬靈捆綁：家裏不斷出現怪異現象，聽見聲音，也飽受抑鬱之苦。後來她嫁給了一位共產主義信徒（日本共產黨人擁護民主，並且自行組成政黨），並生了三個孩子。怪異現象仍不斷發生。連續幾天，每到夜裏，最小的兒子都會從睡夢中起來，在屋裏尖叫着跑來跑去。等他後來醒來時，卻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毫無記憶。這種情況連續發生。於是，A 夫人才帶着孩子來到我們的教會，因為她已經向其他宗教人士和靈媒求助，卻毫無效果。

憑着我們對屬靈爭戰的覺察，我們立刻意識到這是邪靈攻擊。我們開始禱告；我的妻子也開始和她查經，把福音清楚地講明。她非常願意相信，但我們必須先處理她的屬靈捆綁。她交給我三十多個護身符，我一邊為上帝的保護禱告，一邊把它們焚燒。隨後，我們和幾位信徒一同前往她家中，為房屋禱告潔淨。我們唱詩讚美上帝，走遍各個房間，祈求聖靈潔淨。之後，她受了洗，並作了美好的見證，將榮耀歸給上帝，因為祂釋放了她和她的兒子。捆綁被打破，所有怪異現象也都消失了。願得勝的主受讚美！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八十五期 Vol 11, No2 (July 2026)

¹ C. H. Kraft. “Christian animism” or God-given authority? in *Spiritual Power and Missions: Raising the Issues*, ed. E. Rommen (Littleton: William Carey Publishing, 1995): 88-136.

² 有很多文獻論述日本民間宗教，包括 L. Miller, *Occult Hunting and Supernatural Play in Japan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24); C. M. Kavanagh, and J. Jong, Is Japan religious? *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, Nature and Culture* 2020: 152-180.

³ W. E. Deal, and B. Ruppert, *A Cultural History of Japanese Buddhism* (Chichester, UK: John Wiley & Sons, 2015): 62-79.